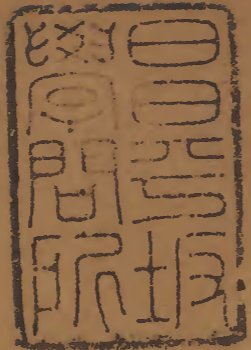


韓魏公文集

十九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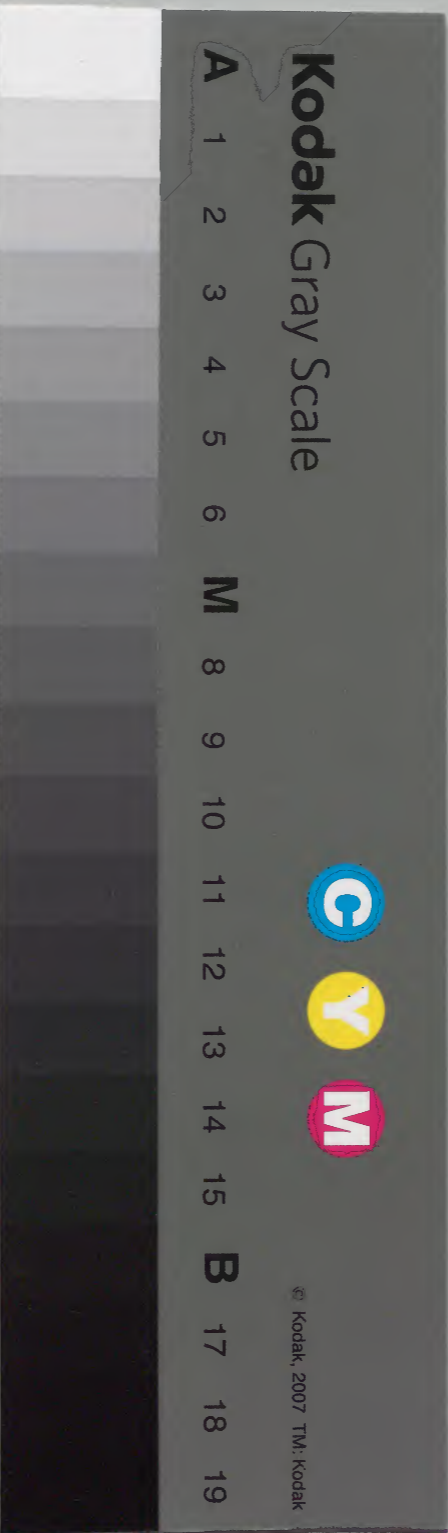


|      |      |      |      |
|------|------|------|------|
| 漢書門類 |      |      |      |
| 九四三九 | 一〇五函 | 三四二冊 | 一四二冊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九四三九 | 一〇五函 | 三四二冊 | 一四二冊 |

理學全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9439     |
| 冊數   | 142 ( 53 ) |
| 函號   | 299 47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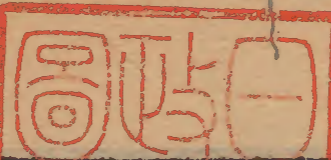
韓魏公集卷之十九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家傳

淺草文庫

受業諸子全校



熙寧四年公至大名二年矣又上章乞邢相一郡二月改  
 永興軍節度使再任制曰分陝稱伯召南當公職之尊啓  
 魏就封畢萬得國名之大况吾元老爲世宗工久倚帥垣  
 之嚴宜遷尹節之寵飭宜典策敷告縉縉具官琦道醇而  
 深器遠而博渾渾忠孝之業憲憲文武之資感通仁朝亮  
 衆采於台極翼載英考捧大明於天衢肆朕纘圖厥初謀  
 落燮諧四氣之序熙輯百家之成登昭公槐奄蒞國社鎮

定大事妥如九鼎之安承寧諸侯端若元龜之信歲勤再  
閱帥律旣和重念郊圻之雄旁據河山之險徒得君重以  
宣王靈就更西雍之旄留王北門之鑰載惇爰賦并寔幹  
封於戲漢咨陳平安危注於上意唐因裴度輕重繫乎厥  
身維迺純誠無媿前烈懋服休命往其欽哉可特授依前  
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魏國公克永興軍節  
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再任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  
畿內河提勸農夫監牧使克大名府路安撫使兼大名府  
路駐泊馬步軍都總管加食邑一千戶食實封三百戶功  
臣散官勲如故公力辭不拜後及三年復乞納節如前請

章七上不許滿四年再請六年二月移判相州契丹遣使  
辨理河東地界上賜手詔詢訪公奏曰臣伏蒙聖慈特差  
入內內侍省內東頭供奉官幹當內東門司裴昱齋賜臣  
手詔以朝廷通好北敵幾入十年近歲以來生事彌甚代  
北之地素有定封而輒開釁端妄來訴理比敕官吏同加  
按行雖圖籍甚明而詭辭不服今橫使復至意在必得朕  
以祖宗盟好之重固將優容敵情無厭勢恐未已萬一不  
測何以待之古之大政必詢故老卿威懷忠義歷相三朝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其所以待遇之要禦備之  
方密具以聞朕將親覽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欲再乞

草委公集 卷之十九 二 正言堂  
殘骸保此頽暮不意陛下以北敵生事深思預防記及孤  
愚曲有防逮敢不勉竭衰殘少塞聖問臣竊以契丹稱強  
北方與中國抗者蓋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晉割地并有  
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在祖宗朝屢嘗南牧極肆凶暴  
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敵角哉終以愛惜生靈  
屈就和好凡疆場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惹爲誠以是七  
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鬪之  
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  
以大敵爲恤非人素以久強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  
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非主孱而佞佛豈

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引先發制人之說造此釁端  
故屢遣橫使以理地界爲名觀我應之實如何耳所以致  
寇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略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絕朝  
貢向自浙路遣入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  
盛來與不來於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  
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  
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爲邊鄙之患向聞強取其地建  
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貲而河州或云地  
屬董氈董氈卽契丹婿也旣恐闢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  
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

草委公集 卷之十九 三 工部堂  
勢漸高仰不可爲塘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冀其成長以制敵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曆慢書所謂叙立隄防鄣塞要略然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爲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教習亦精而忽然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北人辨理地界河朔沿邊與近禮州郡一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壁開濶濠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換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冗逐處衣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梁

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勦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處勦爲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諜者易窺且北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敝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兵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已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給付者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驢騾準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蓋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人素爲敵國施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爲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窺朝廷况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實

草委公集 卷之十九 四 上言  
慮敵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與或因其  
不許敵遂持此以爲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隳  
盟好蓋事有因緣而至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備禦之  
要日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筭然臣聞言未  
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隱臣昔曾言散青苗錢  
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  
法之下雖其間有未協人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  
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隱是大不忠罪不容  
誅矣臣嘗竊計始爲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紀綱法  
度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富強之術

聚財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廓清四境蓋復唐之故疆然  
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  
利復以爲本必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爲免役之  
法自上等以至下戶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戶  
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戶一歲出錢不  
過三十餘緡安然無事而令下戶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  
則損下戶而益上戶雖百端補救終非善法又役錢之內  
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它用此所謂富國之術者也且農  
民送納夏秋稅賦一年兩次納不前者始有科校之刑今  
納青苗與役錢已是加賦有過限者亦依二稅法科校則

是一戶一歲之中常負六次科校民不勝矣稍遇水旱則  
逋負官錢流移失業事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  
務盡籠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王者以得利爲功錐刀  
必取小商細民遂無所措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  
官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皆坐徒刑雖經赦降去官  
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爲明簿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  
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爲幸夫農者國  
之根本也商者能爲國致財者也官吏助朝廷之教化者  
也今農者則怨於焚畝商者則歎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  
安其職而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綏靖邊疆以興太平

而先使邦本困槌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則爲  
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陛下有堯之仁舜之聰知其所誤  
能改不吝聖人之大德也又今好進之人不顧國家利害  
但謂邊事將作富貴可圖獻策以干陛下者必曰敵勢已  
衰特外示驕慢耳以陛下神聖文武若擇將臣領大兵深  
入敵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今河朔累  
歲災傷民力大乏沿邊次邊州郡芻糧不充新選將官皆  
麤勇寡謀之人義勇保甲新點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于  
堅城之下糧道不給敵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  
其將奈何此太宗朝雖曹彬朱信名德宿將猶以致岐溝

之敗也臣愚今爲陛下計謂宜遣使報聘優致禮幣開示  
大信達以至誠具言朝廷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與北朝  
通好之久自古所無豈有它意恐爲謀者之誤耳且疆土  
素定當如舊界請命邊吏退近者侵占之地不可持此造  
端欲隳祖宗累世之好永惇信誓兩絕嫌疑望陛下將契  
丹前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釋敵疑萬一聽  
服則可以遷延歲月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踈遠姦  
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嚴塞下有餘粟帑中有  
羨財俟敵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  
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陛下功德赫然如日照耀

無窮矣如其不服決欲背約則今河北諸州皆深溝高壘  
足以自守非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大帥  
持重以全取勝然自此彼來我往一勝一負兵家之常不  
可前料卽未知何時復遂休息也至於清野之法則難盡  
行蓋事宜之際不可率一境之民比戶將牛馬餼糧盡入  
城郭蓋至時或有往保山寨者或有挈家渡河者或有留  
人看守莊舍者或有就近人居城郭者當使人得自便方  
保安全固不可按圖先定必令盡入城郭而居也雖有嚴  
令必不從也在祖宗朝屢經北敵之擾鄉民避寇率亦如  
此願朝廷不須一一處置臣歷事三朝十年輔相官已極



品歸榮故郡萬事無不足者年將七十宿疹在身每思告老而去庶全始終此緣聖問之及因敢一貢盡言非嫉善也非求進也用是足以自信今天下之人漸不敢以直言爲獻臣實不忍負累朝眷遇之恩猶覬愚瞽一悟聖心爲宗社之盛福惟陛下加察賜以不疑非獨老臣幸甚天下幸甚時文潞公富鄭公魯公同被詔問公所對最爲切直七年秋公累上章乞致仕章每上上必遣近侍齎詔慰諭不允明年夏公又力謝事復改永興軍節度使京兆尹再任公方力辭而疾革矣八年六月二十四日薨於相州之正寢前一夕有大星隕于畫錦堂側享年六十八訃至

京上震悼甚輟視朝三日遣中使慰撫本家凡典禮悉令按趙普故事施行贈尚書令告策曰朕勿休聖緒綏撫四方實賴全德老臣蕃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推忠宣德崇仁保順守正協恭贊治純誠亮節佐運翊戴功臣永興軍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行京兆尹上柱國魏國公食邑一萬六千八百戶食實封六千五百戶韓琦靖淵以有謀莊重而不撓早有天下之望自結人主之知出入三朝周旋二府仁皇與子旣推定策之功先帝建儲復預受遺之託汜繇輔翼以底丕平澤被生民勲在社稷嚮以懇辭重任出撫

近藩屢厭節旄之榮願還印綬之寄方深注倚遽此殲亡夫三省之官惟尚書令爲尤重非功德卓越不以假人眷言老成宜峻徽典尚其精爽膺此寵榮可特贈尚書令宣制文德殿以公配享英宗廟廷制曰功茂者賞惟其稱德厚者報不可忘故命冊褒崇舊史有追封之典祀祧躋配前書存與享之文蓋君臣之義不獨欲榮寵之於其生抑邦家之光實亦冀顯揚之於不朽惟時故老翼我前朝式敷誥於治庭肆儀圖於典禮故永興軍節度使守司徒檢校太師兼侍中魏國公贈尚書令韓琦才資沈偉宇量恢宏勇義出於至誠朴忠可以大受盡瘁於國利無知而不

爲任重於時事雖難而必濟惠澤有加於四海謀猷實紀於三朝緬懷弼亮之勤重起淪亡之痛是用進登烈考之清祐禪序功臣於大丞上以慰祖宗之靈下以爲忠義之勸於戲爲臣至此可無愧於前良與國同休庶永傳於茂烈茲惟盛美以答元勳可配饗英宗皇帝廟庭王者施行上以尚書令不兼官是爲真令特以贈公又配享特鑠院告廷皆異典也上又遣禮官太常丞集賢校理李清臣致祭於樞前又遣內侍詢本家所欲凡例外令一切條上復命姪正彥自兩浙提舉官知相州令過闕賜對面諭令照管諸孤差入內都知利州觀察使張茂則監護葬事入內

供奉官張懷德增修墳兆以石爲幽室所費皆給于官臣僚之葬於法不許以石爲室今特詔用之自公始也再遣幹當御藥院李舜舉奠於靈几及許幼子嘉彥將來尚王仍諭忠彥曰先侍中忠義於國平生奏議甚多可悉錄奏來敕崇文院遣筆吏數人至相州遂以二府忠義五卷諫垣存藁三卷陝西奏議五十卷河北奏議三十卷雜奏議三十卷上之上得之喜閱之殆遍後嘗因二府奏事上問或曰韓琦嘗有此議蓋見奏議所載也又有安陽集類五十卷祭儀一卷藏于家有司考行應憂國忘家文賢有成之法諡曰忠獻詔本家令以行狀來上神宗乃親製神道

碑以賜之題碑額曰兩朝顧命定策元勳之禋葬於相州安陽縣豐安村祖塋之西北原公昆仲六人長兄次兄與第四兄皆蚤亡先太師捐館時公方數歲惟第三兄諱瑑最長始爲州縣官後終於司封員外郎公同母兄諱璩終著作佐郎公與著作皆育於司封兄後公與著作同年登進士第公方爲禁從漸貴顯而二兄相繼皆亡叔恤諸孤皆同已子公氣貌嚴重人雖望而畏之及夫接物極恭而溫初爲館職所與游者皆一時英俊石曼卿氣豪邁多戲侮同舍獨見公不敢少慢但時呼爲韓家蓋當時市井小民凡所畏者尊官則呼厥姓曰某家故石劾此語爲人敬

服如此器重閣博小大無所不容公自在館閣及登侍從  
卽有重望於天下與同館王拱辰御史蕭定基同發解開  
封府舉人拱辰定基時有喧爭公安坐幕中閱試卷如不  
聞拱辰忿不助已詣公室謂公曰此中習宰相器度邪公  
和顏謝之及公爲樞密副使石介有慶曆聖德頌日子早  
識琦琦有奇骨可屬大事醇厚如勃後爲宰相歐陽永叔  
作相州畫錦堂記曰臨大節決大事垂紳正笏不動聲色  
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矣天下傳之以爲  
知言堂乃公爲鄉郡時所建也慶曆中公與杜衍富弼范  
仲淹同心輔政更革弊事援引正人時張方平錢明逸王

拱辰爲兩制皆歷中丞故杜祁公而下爲三人者排逐指  
爲朋黨相繼罷去是時二府許逐廳見賓客拱辰來見因  
諷勸公奮手作跳擲勢曰須是躍出黨中公對曰琦惟義  
之從不知有黨也旣而公亦求去位公之在相位也凡進  
人才惟以公議所在多有未嘗識者人亦不知出何人門  
下人或可詢聞所稱薦用之不疑嘗訪於王安石曰文行  
則孫覺吏事則張頡皆可用也時二人皆常調小官公乃  
處覺於館閣任頡於省府如此之類也公薦引於上前者  
固多亦未嘗自漏上前之語間因上有宣諭或同僚談說  
人始聞也公初罷相上問孰可以爲執政者時公力薦韓

絳忠直有公輔之器上遂用爲樞密副使旣而有排毀絳者上曰韓琦引去推薦此人朕豈可違公旣罷去蘓頌除修起居注往謝二府叅政趙槩曰韓公屢欲用君以魯公避親嫌今乃上記前日韓公語矣二公始知公一嘗援已也公待人一以至誠亦未嘗懷怨於人人或有不喜於公公待之終不疑也慶曆中孫洵爲御史以西事詆公甚力後公爲宰相洵以罪廢會陝西用兵起洵帥慶州過闕賜對英宗諭曰韓琦稱卿有邊帥才故復用卿洵退而袖長書俯伏謝罪皇愧幾無所容天章閣待制李師中父緯昔爲陝西禪將公方領經略之任時緯與賊戰而兵敗密詔

公斬於退兵之地公特申理緯得不死而猶重貶人莫之知也師中乃謂父貶因公所奏遂詣闕訟公言西兵之敗當先誅元帥後緯知公嘗有言救已也每見公未嘗不泣下叙感然師中終以前日之訟惶恐自疑後師中方坐事廢黜一日擢爲高陽關安撫使賜對日神宗諭曰韓琦力薦卿有才故委以方面師中方大愧服特枉道至相臺謝公公所至惠愛及人旣去思慕不已往往畫像事之揚州秦州真定太原京兆府皆有公祠魏人仍立生祠爲塑像歲時奠獻以比狄梁公天下士大夫幾與不識及里閭田野之人聞公之名無不咨嗟瞻慕至裔敵尤畏服公名凡

奉使契丹者非人未嘗不問公安否今在何處信使過北  
門京尹往來書例用押字公至則易以名副使成禹錫仍  
諭來介曰今以侍中在此故特書名及公既去來者亦欲  
使彼名數強之卒不肯從每南來涉臨清界卽戒於下曰  
此是韓侍中境內謹勿亂須索忠彥奉使至帳前館伴楊  
興功謂忠彥曰早來上面召曾使南朝識韓侍中者數人  
問之少卿貌類父否皆云頗類遂於宴坐令畫工密圖之  
而去公孤忠直道惟范公富公氣類相同相知最篤及論  
事於上前繫國家利害則各正色辨論未嘗以私相符同  
退而皆不失驩三公名重一時天下稱爲韓范或韓富希

文嘗遺杜祁公書曰天下始終不變者仲淹惟敢保韓富  
二公而已公輕財好施不計家中有無賙人之急惟恐不  
豐或求之愈數而意愈不倦俸祿之入月未終而已竭是  
以天下之士皆歸之至於自奉養則儉約不改於舊左右  
侍者不過二三人嘗曰吾閨門之內如當日朝官時無以  
異也內外宗族割俸以養之者常十數家嫁諸兄孤女十  
餘人教育諸姪皆有成立所得恩例常先旁族交舊之子  
孫貧而無託者如尹洙石介之家亦分俸以給之公天性  
清簡至於圖書博奕聲伎之娛一無所好獨觀書史晝夜  
不倦家藏圖籍萬餘卷卷末皆題曰傳賢子孫餘暇則喜

書札素愛顏魯公書而加以道健自成一家人觀公字體皆曰端重而剛勁類乎爲人公孝於祖宗常恨祿不及親傾所有以奉塋域公五代祖葬博野曾祖葬贊皇雖家牒具載葬地值五代兵亂常趙並邊復有北敵之患子孫避地多故於歲時灑掃蓋不能及歷祀旣遠遂忘所在公常刻志求訪嘉祐三年得曾祖府君之墓于贊皇八年得五代祖庶子墳於博野三塋之失所在百有餘年公卒能訪而得之世歎公孝誠所感云公娶尚書工部侍郎崔公立之女追封魏國夫人男子六曰忠彥次端彥次良彥次純彥次粹彥次嘉彥女子四長不育次適朝散郎王景修次

二人不育孫男曰治曰戡曰澡曰誠曰浩曰澄曰哲曰括曰拓曰裕曰楸曰洞曰格曾孫曰肖胄曰肯胄曰碩胄曰膚胄曰顯胄曰宏胄曰頴胄曰全胄曰安胄曰寶胄曰膺胄曰顏胄公薨後歲餘右侍禁孫勉監元城埽一埽多墊陷費工料勉詢知有巨竈穴于埽下乃伺竈出射殺之後數日勉方晝卧有一吏持檄召勉曰有竈訴爾當往證之旣隨吏行過一宮闕甚壯守衛皆金甲吏兵勉詢之吏曰紫府真人宮也勉詢姓氏吏曰韓魏公勉忽省曰我故吏也亟往求見焉旣入望魏公坐殿上衣冠若世間所畫神仙也侍立皆碧衣童子勉砌下俯伏哀訴不已公微勞云

汝當往陰府證事乎勉具述殺龜事又叙嘗蒙薦舉今入  
陰獄恐獲罪不得還懇求庇助公乃命取黃誥示之謂曰  
龜非與人同被害汝婦戮之汝職遣之使去出門所追吏  
曰真人釋爾吾何敢攝也青衣人引勉至家遂寤事既傳  
播一日神宗謂輔臣曰聞說韓琦爲真人事否曰未之聞  
也上具道所以浴嗟久之孫固時爲知樞密院退而謂所  
親曰如韓公平生所爲豈不爲真人乎元豐中忠彥以墳  
墓久闕照管乞弟粹彥監相州酒稅神宗御批曰韓琦有  
功於國非他臣比特依所乞仍令吏部今後常注其見在  
任子孫一人隨才資任或視民監當相州一差遣國朝以  
來臣僚之家未嘗有此乃非常之恩也



韓魏公集卷之二十

儀封張伯行孝先甫重訂

受業諸子全校

別錄

公曰能平得有已之心則爲賢矣人人莫不能道之及到行時大是難事常合着意于此勿以爲易也公嘗曰內剛不可屈而外能處之以和者所濟多矣公曰君子當先處已至於義足而後委之命可以無悔公曰閱人多矣久而不變爲難公曰以之遇則可以成功以之不遇則可以免禍者其唯晦乎公曰中等以下人見利則去是其常情不須恠也公曰人情微處當深體之若直用已意以處則所

失多矣公曰知其爲小人便以小人處之更不須校也公元勳盛德如此而聞人一小善則曰某不及矣公曰君子循理而動靜以自居禍福之來非所惑也公曰人能扶人之危矧人之急固是美事能勿自談則益善矣公曰汎交之道與其所長而避其所短則歡心得矣公曰處已以難處人以易則無所往而不服矣公曰寡欲自事簡公曰能識理則事事無礙矣公因論待君子小人之際公曰一當以誠但知其爲小人則淺與之接耳凡人至於小人欺已處不覺則已覺必露其明以破之公獨不然明足以照小人之欺然每受之而不形也公性至仁然其臨事或誅一

人與笞一人顏色不覺有異也公曰欲成大節不免小忍公曰君子業履須當積微放過一事便爲小人所窺矣公之客有被召而請教者公曰富貴易得名節難守凡人語及其所不平則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惟公不然更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已處辭和氣平如說尋常事也公曰某平生仗孤忠以進每遇大事卽以死自處幸而不死事皆偶成實天扶持之非某所能也天聖五年三月二十四日唱進士第於崇政殿甲科未絕而日五色于時羣臣皆賀後議者以爲公同升諸公雖多至二府然終福祉稷則獨在公焉趙良規賓客嘗曰公初入館時方二十餘歲亦

未有事迹著於人者然人意已自以公輔許之不知其何也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公於其間獨爲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爾公處之而不失和李旣莫得以怨同時諸公亦不以爲介也石曼卿意氣豪俊同時諸人無不被凌譖者獨未嘗侵公也公曰某以誠待之而已公言王沂公器德深厚而寡言當時有得其題品一兩句者人皆以爲榮其爲諫官時因納劄子忽云近日頗見章疏甚好只如此可矣向來如高若訥輩多是擇利希文亦未見近名要須純意於國家事爾公

聞此言益自信也公言王沂公當國時門下未嘗見顯拔一人物希文乘間輒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盛德獨少此耳沂公徐應之曰司諫不思邪恩若已出怨將誰歸希文惻然自失退而嘆曰真宰相也公言希文師魯皆畏沂公師魯初入館編校四年後欲得一差遣遂自至中書援錢延年例沂公徐曰學士自待何爲在錢延年等例邪師魯終身以爲愧公嘗言天下事不能必如人所望仁宗朝王隨陳堯佐爲輔相皆老病而不和中書事多不決韓億石中立參預又頗以私害公又時爲諫官屢疏之不納後物議益喧公復上章乞庭辯上迫于正論遂盡罷

四人者然當時天下之望在王沂公呂申公杜祁公范希文而公亦引薦之及宣麻之日迺張仕遜昭文章得象集賢宋庠晁宗慤參政天下大失望公曰事固如此不可知人意不能必也公既攻退四執政朝廷議欲以知制誥寵其盡忠公曰諫行足矣因取美官非本意也人其謂何語聞事遂寢公嘗言章得象在中書時方天下多做事且有西鄙之患每與范希文富彥國以文字至相府欲發論議輒閉目數數珠不應人彥國憤惋數欲悖之希文惜大體不許也公言希文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之多矣無有節行者希文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耳相公

以此意待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劉后上仙仁宗欲以楊太妃爲太后以問申公申公曰典故無此事上曰奈已許之矣呂曰太后樂乎上曰樂之呂卽曰唯唯陛下不宮中甚孤立不便呂以此意密語公時諫官御史知其非而畏其說竟不敢爭也

先是宮中以劉爲大娘楊爲小娘

公曰呂公固多

不正以結上然皆有說以勝人人亦不能奪也劉后服未除而勸仁宗娶曹后希文進曰又教陛下做一不好事他日呂語某云此事外人不知劉既上仙官家春秋盛郭后尚美人皆以寵廢以色進者不可勝數已幾於昏矣不立后無以止之公曰每事自有深意多此類范公作諫官申

公不悅王隨迺面諷希文云隨近日多引師巫出入及某事某事皆可擊也希文云某不知其詳未敢聞命呂知希文不納恐事泄反以語隨云范司諫欲奏言某事某已勸之且止矣公曰呂申公極有機智雖忌正人然亦未嘗敢全踈棄之公言杜祁公心至公而樂與人之善既知其人無復更有毫髮疑問始某爲樞密副使而杜公爲太尉某輒論難一二事而杜公不樂人或諷解之迺曰某長渠三十歲尚有誤邪久之既相亮卽每事問曰■不滿意出爲泰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雖不足獨不思所部有百十萬生靈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輩及崔

夫人亡一日盡厚遣之同列多勸公且留以爲暮年之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勞心孰與吾閒靜之樂也公舊有德於關中秦人愛之後子華自丞相出宣撫秦之父老有遠來觀於道傍者迺愕然相謂曰吾以謂韓侍中迺非也於是相引以去北人每見漢使必起立致恭以問曰韓公安否今在何處次問文富二老亦以公餘或以官以名而已公治大名四年北使每南來涉臨清縣卽戒其下曰此韓侍中境內慎勿亂須索以辱我也又嘗有使曰我輩在國中想望韓公名今幸至此如何得見故事唯通判攝少尹與之相見而已留守不出也又嘗有論其下者曰

獻侍中馬須擇好者來既而不如旨怒曰此豈比他處而敢爾不加意遂答其人易其馬公在北門見客或至午方暇引公事必呼闈者諭之曰訴事者餒矣遍曉之令餒而後來人皆慰悅然公亦未食也公在魏時府僚路拯者就案呈有司事而狀尾忘書名公卽以袖覆之仰首與語稍稍潛卷語笑從容以授之路君退而自愧服曰真天下盛德北京大內壁間有太宗詩意在燕薊辭筆甚壯公之來得旨修護之既而客有勸公進此詩者公曰修之則已安用進客亦莫諭公既去韓絳來遂模本以進公聞之嘆曰昔豈不知進耶顧上方銳意四方事老臣不當更導之耳

凡將相隨行公使錢令子弟主之遂以給私用無復限量獨公不然所至一以屬本郡月之所給亦隨衆人皆著爲例例所不當得一毫不取其外博施而內持約如此自唐以來守北門者不知幾何人唯狄梁公有生祠公之去魏魏人亦立生祠於熙寧佛寺儀形宛然每公誕辰士女焚香於堂小民獻技於庭者終日不絕公聞而笑曰我尚生也而如此邪及公薨魏人之來赴者甚多而就哭於祠下者尤衆近古未有也公昔在定武時爲資政定武故老至今曰自家資政在并州時爲太尉則曰自家太尉在相魏時爲侍中則曰自家侍中其所至得人心如此雖去鎮十

草愛公集 卷之二十一  
餘年相遠千里外每公誕日爲壽者常不絕公在相州一  
日被司農檄括車以爲營衛籍老幼以備入保鄰城已騷  
然矣公懷檄不下方草奏以言疏未上司農已旋覺亟止  
前檄故獨相民未嘗驚也公嘗從容議及養兵事慨然曰  
某有所思而得之者未嘗以語人人亦未必信養兵雖非  
古然積習已久不可廢又自有利處不爲不深昔者發百  
姓戍邊無虛歲父子兄弟常有生離死別之苦議者但云  
不如漢唐調兵於民獨不見杜甫石壕吏之詩乎調兵於  
民其弊迺爾後世旣收拾強而亡賴者養之以爲兵良民  
雖稅歛差厚而終身保骨肉相聚之樂此豈小事又其練

習戰陣而豪勇可使安得與農夫同日而道也王安石初  
罷相時實不召公與司馬君實百姓相傳云侍中三詔猶  
以疾辭司馬家兩詔亦不肯行其爲當時屬望愛嚮如此  
公嘗言吳長文有先識方天下盛推王安石以爲必可致  
太平時長文獨曰心強性狠不可大用後卒如其言公晚  
年在相多疾忽忽少意思容貌羸削非復故時巖叟嘗因  
從公出游聞道傍觀者之語曰見侍中令人感動公身在  
外心繫社稷老而益篤病而不忘每聞安石更祖宗一法  
度朝廷一紀綱則曰泣血泣血或終日不食熙寧八年三  
月上遣近璫齋詔問公曰兩朝通好垂八十年近歲以來

生事尤甚代北舊疆自有定分比亦遣官按行經界甚明  
朕亦回悖盟好固欲優容敵情無厭勢未可已今橫使再  
來意在必得祖宗舊地決難順從若事有不測其將奈何  
卿夙著忠義歷事三朝迺心罔不在王室國有大政謀及  
故老今待遇之要備禦之方如何卿宜密陳朕將親覽公  
慨然曰事至於此難於從半途間理會須講其所以致之  
之由迺可因條六疑以對其略曰開熙河曰通高麗曰置  
保甲曰修城壘曰創軍器曰分將官此皆所以致其疑者  
故先撓我以自爲計爾實未敢輕動也宜遣使報聘優致  
禮幣示之大信告以至誠極陳祖宗以來盟好之重盡解

所疑則自無事矣祖宗舊地圖牒甚明一寸不可許也又  
引及熙寧以來事曰迺始謀者之誤爾陛下若堯之仁舜  
之聰知所誤而改之不吝聖人之盛德也其終曰臣歷事  
三朝十年輔相位已極矣年幾七十榮守本邦無不足今  
日之言非沮善也非求進也但天下之人浸不敢以直言  
聞於陛下臣實憂之願陛下不以臣言爲疑早悟以爲宗  
社盛福非老臣之幸天下之幸也且三千餘言公自手寫  
疏既上公曰言行或有益於國不行亦老臣無負矣公又  
面語使者曰橫使雖傲慢不肯去第勿恤待以常禮使之  
久留不害也宜復選使使敵就議則渠自難安矣見上請



作韓某如此言比使者歸朝廷已許其地而蕭禧還北矣  
公起堂於此第池上以傲樂天因名曰醉白堂五月堂成  
公賦二詩其一卒章云霓裳百指非吾事只學醺酣石上  
眠自是寢疾以六月二十四日薨此詩遂爲絕筆既而上  
遣使特爲石藏以葬公始悟石上眠之句若識云公薨士  
大夫恨勲德之難名也皆嘆曰天何不留歐公爲魏公作  
誌文而後死也

遺事

公自定武入爲樞密使時仁宗嗣未立公請置內學教宗  
子建儲之意默存其中事未及行公秉政仁宗倦勤甚勢

漸逼更不暇置內學每進對罷卽論太子天下本不可不  
預立以繫天下心語日益深切如是者前後不可勝數仁  
宗終無一言不喜亦不怒公患之他日仁宗忽顧公謂朕  
亦有意多時時有二宗子嘗育宮中公乘其意動悉叩之  
謂二宗子陛下必自能見其孰聰明智否可屬大計仁宗  
以英宗爲言公卽將順以彼一人便若幽厲語更不及英  
宗乞降聖旨劄子權判宗正司後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  
尉見之懼深罪公何不素議及次日殿上大言此事繫社  
稷陛下不可錯上徐曰此事與相公經商量來昇下殿至  
中書又詰公公曰此甚人思慮來不錯昇退公笑曰若與

之素議豈不壞了事後英宗畏避不就職幾半年竟以事迫便作皇子仁宗彌留英宗卽位之次日疾作不能眠朝慈壽攝政疾每甚卽獨召公責曰相公自看取公謂不須如此但服下涎藥自無事公嘗藥以進英宗怒以藥覆公公徐進藥而退慈壽一日又獨召公入英宗疾作甚直眠二王謂公曰何不立長君此輩做不得相公錯也公退立俱無言慈壽一日又謂公人皆謂錯公曰不錯慈壽怒曰文字滿前後雖大臣亦有言者公力開陳以爲不然卒能翼清躬復大位皆公力也英宗寢疾時公一日進對罷謂慈壽曰上疾須太后護眠若上不豫太后亦未得安慈壽怒

曰相公是何等語當時同列皆謂太峻退至中書往往責公公曰諸君不思耳兩宮素相疑彼又內事皆在手天性旣薄若狃於權位搖於閹宦女謁之言或有不測何以禁之衆服其遠識後覘宮中果調護日益加上後疾愈慈壽不肯還政公每進對罷卽陳歷代母后之戒權位不可久居久必有禍后必嘗觀史知之慈壽曰婦人豈知讀書慈壽色勃聲厲前後以十數他日復請謂若復辟後禮數必有加不敢損如不然臣獨當責慈壽曰此言何足據慈壽一日忽謂公本欲且管三二年教養疾相公迺如此公乘機力陳上前日出祁雨雨應百姓又皆知上無恙天人如

此不可不還政次日遂批出還政英宗既臨朝公請加慈  
壽禮數英宗曰相公休獎縱毋后公曰慈壽之始深不肯  
於下臣誘以利害動以禍福僅能復辟彼遺太山之重陛  
下廼惜一鷄子輕英宗尚遲疑富公在其旁颺言曰何啻  
太山議遂決卽建慶壽宮歲時稱聖躬萬福出入加儀衛  
焉人有以使承昭陵後公不退爲問者公曰是時英宗始  
立疾作不任事慈壽懷二三時在承昭一日遣一近璫小  
封親札諭英宗狂惑等事問相公如何公報云若言無節  
慈壽既云未定疊未定疊人語言何足恠他日復遣使見  
逼甚公曰只乞與曾公亮已下商量魯公輩果不敢當皆

云候韓琦回公是時既使回且王內變矣一日奏對罷直  
論以爲太后既無親出子上幸養在宮中久先帝有詔與  
子其於子毋不爲不順若更懷猶豫聽讒佞禍亂由此必  
起立人之子人皆知不若立已之子然太后既無子不得  
不自認業慈壽由此語塞不復出口琦是時豈暇自顧進  
退之分未幾英宗上僊今上卽位一日遂懇辭位上流涕  
謂相公欲何之琦一日又盡持四方士人見責不退書開  
陳以謂清議不容如此豈敢安位上又流涕不語請益他  
日忽宣諭已有恩命云亦不久在外虛冢席以待故除兩  
鎮有袞衣待還之語公復進見謂制語太過使臣不得安

外乞改之上不許遂之相復移雍上使諭之只候西帥回  
召既而召見某是時已知不可爲堅請還相次改北門事  
由此分矣仁廟疾欲立英宗時允弼最尊屬心頗不平且  
有語一日仁宗疾亟英宗已立親王皆入後殿國朝制度  
嗣天子卽位先親王賀次六軍次見百官公是先時獨召  
允弼入稱先帝晏駕皇子卽位大王賀允弼謂皇子爲誰  
曰某人允弼謂豈有團練使爲天子者何不立尊行公曰  
先帝有詔允弼曰烏用宰相遂循殿陛上公叱下云大王  
人臣也不得無禮左右甲士已至遂賀次召諸親王見六  
軍百官中外晏然英宗立數日百官朝晡臨兩府立殿兩

廡上垂簾時英宗忽疾作厲聲大呼謂殺某二府愕眙不  
知所處公獨投杖哭蹇簾入見上迺疾作非有他變宮人  
壁後遯去不敢前公迺扶上呼左右翼入時曾公已下皆  
汗浹背以事出不意也仁宗初晏駕急召上未至仁宗復  
手動曾公愕然亟告公欲止召太子公拒之曰先帝復生  
迺一太子皇愈促召上其達權知機如此英宗初立外六  
班有謀變者或言於公公曰事不成不過族耳吾不懼也  
旣而卒無事英宗卽政公以其勇智不世出可與有爲迺  
考尋中書祖宗御批得百餘番俱缺落不置補綴僅能識  
其字畫皆經國長筭大策如取太原下江南伐強敵付中

書之類編成十餘軸一日袖進英宗一見之不覺避御座是時同列皆謂公有不言教萬乘事業後上僊公哭之慟曰何事不可爲今上初卽位慈壽一日送密札與公諭及高后與上不奉事意有爲孀婦作主之語仍敕中貴俟報公但曰領聖旨一日入劄子以山陵有事取覆乞晚臨後上殿意他公莫與旣見謂官家不得驚有一文字須進呈說破只是不可泄上今日皆慈壽力恩不可忘旣非天屬之親願加意承奉便自無事上曰謹奉教公又云此文字臣不敢留幸宮中密焚之若泄則問遂開卒難合上唯唯後二宮相懼人莫能窺其跡仁廟靈駕欲到永昭葬且有

日道路忽傳皇堂棟損有司憂駭不知所出公至鄭始聞時諸使見公鈞公指皆欲不問而掩之公正色曰不可果損當易之若違葬期侈所費此責猶可當亦無可奈何若苟掩之後有壞覆人主致疑心臣下何以當責一坐爲之嘆惜服其不苟處事必盡識且及遠旣到皇堂棟廼不損熙寧中公自長安入覲朝廷欲留之公陰知時事遂堅請相陞辭日上謂卿去誰可屬國者公引元老一二人上默然問金陵何如公曰爲翰林學士則有餘處此地則不可上又不答公便退後有問公何以識之公曰嘗讀一金陵答楊忱書窺其心術只爲一身不爲天下以此知非宰相

器太宗真宗嘗獵於太名之郊賦詩數十篇賈魏公時刻于石公留守日以其詩藏置於班瑞殿之壁既成或請訂石本以進公沉念謂其詩有衛霍爲鷹犬及有復山後之意恐益啓之遂止後子華守北門首獻焉有問公郭達衆人謂皆出公力公曰此等事非人臣得自專須還他王上若用人是則將順非則開陳何謂某力始英宗欲用郝質在西府公謂質固得但二府論道經邦地使一黥卒處之恐反使不安如狄青才業爲中外所服一旦居此論議卒紛然而去愛之適所以害之英宗沉吟久之曰如此則用郭達琦亦以郭達粗勝質遂然之既阻其一又阻其次不

可陶陶遂見誣以引往年之之廝役又曰此事惟少師知之是時同議以爲太躡等當近下安名目名目遂有權同簽書之號公嘗言范公一日公公謂宰相當顯拔人物爲朝廷用自丞相門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邪若恩盡歸已怨使誰歸范公悅若自失退語公曰真宰相器公論近世宰相獨許裴晉公本朝惟師服王沂公又嘗云若晉公點檢着亦有未是處君子成人之美不可言也不知公摘晉公何事恨不得聞之或問公威克厥愛允濟如潞公臨大事全是威何如公曰待威而後濟者亦是也然有不須威而能濟者觀公意豈以德不足者必待威

卓彙公集 卷之二十一 正言堂  
以立事邪古人謂鵬鷲百鳥望而畏之鸞鳳百鳥望而愛之其服則一其品固相遠矣公嘗謂大臣以李固杜喬爲本其弊猶恐爲胡廣趙戒以胡趙自處弊可知也此可見公出處大節公嘗謂處事不可有心有心則不自然不自然則擾太原土風喜習射故民間有弓箭社某在太原時不禁亦不驅故人情自得亦可寓武備於其間後宋相繼政頗着心處之下令籍爲部仍須用角弓太原人素貧只用木弓矢自此有賣牛置弓者人始騷然矣此蓋出於有勝心也公嘗言真廟議配享清議皆與沂公不與申公誠意不可欺如此又曰頃時丁尅立朝天下聞一善事皆歸

之萊公未必盡出萊公也聞一不善皆歸之晉公未必盡出晉公也蓋天之善惡爭歸焉人之修身養誠意不可不謹公謂沂公爲相論其事則無可數者論其人則天下信之爲賢宰相其品何如公謂申公以進賢自任恩歸於已時士皆出其籠絡獨歐范尹旋叔旋失之終不受其籠絡公謂挺然忠義奮不顧身師魯之所存也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明消息盈虛之理希文之所存也敢問二公孰賢公曰立一節則師魯可也考其終身不免終亦無所濟若成就大事以濟天下則希文可也公謂論性之極不可變君子謹言恐廢其學然學者要在隨其性以脩至於成德皆

可入聖若不揆性而遠求恐其反喪本終亦無所至不可不知公惟務容小人善惡黑白不太分故小人忌之亦少如富范歐尹常欲分君子小人故小人忌怨日至朋黨亦起及其極君子消退巨公大人有不能出力救之者方諸公斥逐獨公安焉一日王君貺見公謂稚圭不如拔出彼黨向這下來公曰琦惟義是從不知有黨君貺不悅而去後扶持諸公復起皆公力士君子立朝不可不知此石守道編二朝聖政錄將上一日求質於公公指數事爲非其一太祖時嘗惑宮鬟眠朝晏羣臣有言太祖悟潛伺鬟方酣寢刺殺之公曰此不可爲萬世法已溺之廼惡其溺而

殺之彼何罪使其復有嬖將不勝其殺矣遂去此等數事守道服其清識公執政臺諫有言許不當理或涉薄害風教者皆密封之終不示人呂誨趙瞻言濮園得罪御批與廣南別駕公力陳與善地以來言者人謂公性根有仁義公平日論時望諸公皆不以經綸許之謂才器須周可當四面入麤入細廼經綸事業今皆可當一面才也公在相臺作久旱喜雨詩上句言雲動風行雷雨作解之事繼句云須臾慰滿三農望却歛神功寂似無人謂此真做出相業也公在北門重陽燕諸漕於後園有詩一聯云不羞老圃秋容淡且看寒花晚節香公居常謂保初節易保晚節



難故晚節事事尤着力所立特峻又作喜雪詩一聯云  
危石益深鹽虎陷老枝擎重玉龍寒人謂公雖在外自任  
以天下之重如此公爲詩用意深非詳味之莫見其指皆  
此類也劉御藥好收古畫多求諸公跋尾數冊上有金書  
字悉上筆餘三冊公卿多題于後劉到北門宣公出畫冊  
謂獨未得公數字爲恨公題云觀畫之術無他維逼真而  
已得真之全者絕也得真之多者上也不得其多非中卽  
下矣持吾說以觀劉氏之畫其可逃乎哉安陽瘞叟病中  
題時公路謂相人謂此術不獨可觀畫亦可觀人物也諸  
上使劉宗問有問彥升材品於公者公曰蕙直而且忠於  
題皆論一體  
公獨兼之

人然過涉滅頂非伊分上所有或問之爲其膽力薄公平  
日謂成大事在膽未嘗以膽許人往往自許也或問君實  
晦叔天下所屬望他時大用何如公曰才偏規摹小問晦  
叔平日公曰今日迺是平日人有疑公待君子小人均以  
誠往往爲小人所欺奈何公曰不然亦觀其人如何隨分  
數放之耳人謂公待人誠則皆誠但有深淺以明濟之也  
豈可以爲小人不待以誠邪皆嘆以爲不可及公平日獎  
進人物極博至心許者不過一二人多見其與人長忘人  
短而用之謂太濫其實胷中不啻黑白在非門時一屬官  
有小才不知道公多委以事人謂公真許之他日或問公

曰某人但愛任術所爲不惇篤大中其弊公爲陝西招討時師魯與英公不和師魯於公處卽論英公事英公於公處亦論師魯公皆納之不形遂無事不然不靜矣公論爲善其初往往能持久而不變爲難計日計月爲之者甚多矣公語小人害君子猶蜂蠆之毒物違之正使不能加諸人可謂善處矣公云臨事若慮得是當創定脚做更不移成敗則任他如此方可成務又云孤忠每賴神道相助幸而多有成其至誠自信如此孔嗣宗任河北憲司農召議役法別公請言公不答請益堅公曰故舊不當無言此行但爲河北說得些衆人不敢道者足矣嗣宗臨上馬又曰

富貴易得名節難保嗣宗歸不懌者數日終不能自克吳長文璟素以勁挺有器節稱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言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畜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趙君錫被召別公請教公曰平日之學正爲今日此若不錯餘不錯矣終不語及他事又請云若上問某事以何對公曰此則在廷評自處李清臣平日公前多論釋氏貴定力謂無定則不能主善公每然之後朝廷斥異論者李進取頗持兩端公因書開之比來臺閣斥逐紛紛吾親得不少加定力邪公之善諭人如此公言狄青作定副帥一日宴公

草堂公集 卷之二 十一  
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疎許時優人以儒爲戲易勃然  
謂黥卒敢如此構詈武襄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是時  
觀武襄氣殊自若不少動笑語益溫次日武襄首造劉易  
謝之公於是時已知其有量李師中爲布衣父鎮戎退陣  
當斬公馳至鎮戎以賊衆我寡非諸將罪且欲戮其爲首  
一人師中父在貸中方請于朝時師中赴南宮試遂上書  
論公募民爲兵往應賊太擾乞斬公以謝陝西旣不行後  
嘗有疑公心執政有請勿害師中者公笑曰彼是時以子  
救父豈可加罪人聞之咸服其公恕然師中終未之信後  
擢爲兩制師中方愧服且深謝之公兄爲泰倅孫元規爲

司理嘗薦之公遂拜元規書問未嘗踰時不講後公爲西  
帥兵敗元規領言責深議公罪朝廷知罪不在王帥少謫  
卽復自此元規慊公書問遂絕公一日以書問元規平日  
事契如此若以伯氏嘗薦而後見攻此迺韓厥之舉也若  
琦當言責亦不爲元規隱此何待琦之不廣願公勿疑元  
規亦疑之終不講書公秉政頗以公有害已心後起廢爲  
慶帥元規過闕迺泣見公曰沔真小人公知沔沔不知相  
公公與樓澈有舊數到大名于公公待之厚或以澈爲人  
言者但曰人材難全公以恩及人無求德心故所及者廣  
所感亦深平時非不知人之欺終不別白能受其欺賤官

因事爭於前毋及已之誤卽受之事行其直者不至已爲是若稟事嘗許觸非而却之異日復稟終不以前日芥蒂置於色亦惟是從之公因論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公每聞新執政用一人嘆曰放上則易放下則難公嘗戒人不可任性當臨事有所裁處方不失中道公言王文正毋弟傲不可訓一日逼冬至祠家廟列百壺於堂前弟皆擊破之家人惶駭文正忽自外入見酒流滿路不可行俱無一言但攝衣步入堂其後弟忽感悟復爲善終亦不言公因語華相在北門頗姑息三軍公曰御軍自有道嚴固不可愛亦不可若當其罪雖日殺百人何害人自

不然公言富公爲鄆倅沂公作安撫使一日謂富公卽曰當某位富不敢當沂公曰然進則易退則難公言仁廟御批朕用韓琦富弼范仲淹皆公議人望之所歸凡所議事仰章得象杜衍已下公心協力行之文正家藏一本一以與公今尚存也公在相舉答詔文字與孫賁賁謂臣不密則失身莫且當孫順公曰事至此忠臣義士亦不顧若顧之言不可出口矣公謂小人不可求遠也三家村中亦有一家當求其處之之理知其爲小人處之更不可校如校之則自小矣人有非毀但常反已是不是已是則是在我而非在彼烏用計其如何公言始學行已當如金玉不受

草卷之二十一  
微塵之汚方是及其成德有所受亦有所不害者不然無容矣公嘗謂忠義之心人皆有之惟其執之不固勉之不力是以不及於古人潞公在西府人有以魏公進退諷潞公者潞公曰彥博豈可以望韓公韓公地位別彥博則有些麤材蒙朝廷擢備兩府耳人頗與潞公自知之明歐公少許人平日惟服韓公嘗因事發嘆曰紮百歐脩不足望韓公公謂歐與魯同在兩府歐性素褊魯則齷齪每議事至厲聲相攻不可解公一切不問俟其氣定徐一言可否之二公皆服公謂大凡使人為善須就其性上做若中所無強之終不能從公判大名府一日倅車出按屬縣其女

與簽判子踰墻私通倅妻親送至府庭公廼為之掌判使成婚對以掩前過仍以五百千助嫁公判京兆日得姪孫書云田產多為隣近侵占不欲經官陳理魏公止於書尾題詩一絕云他人侵我且從伊子細思量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看秋風秋草正離離其後子孫蕃衍歷華要者不可勝數以其寬大之德致然也公判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刀曰不能自濟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卽引頸偷兒稽顙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告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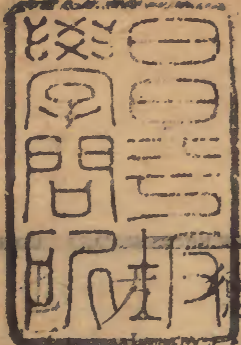
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於世也公判大名府日有案吏請假娶妻繼有訟其不法及參假送獄勘正將引斷乃令封起公案及半年後一日令取前案送簽廳行遣二倅乃白公曰此人自封案後頗謹愿不爲非法乞恕罪如何公乃問二倅曰二公知某封案之意乎曰不知公乃云此人緣請假娶妻繼而至訟當時若便斷遣必傷三家人情此人與父母必咎其妻而妻之父母亦不悅所以封起案卷今已半年矣無可疑者請一而行之公之臨政雖輕刑亦必致慮其後子孫蕃衍克滿要途皆公處心仁恕而致然也

書忠獻魏王章表後

忠獻王相三朝蓋自仁宗末年請外未得而仁宗升遐英廟踐祚爲山陵使事畢求去又不得後繼有請英宗責以終喪最後許俟過郊禮禮畢又遇大故神廟臨御永厚陵返虞力援故事求去其自序曰自仁皇嘉祐之末迨英廟治平之間求解四五年奏數十上固可考也自甲辰至丁未閱四年奏又數十上乃得永興其釋相位可謂難矣而邊事方擾委任蓋亦不輕比西方稍寧乞鄉便郡八請乃得相未幾移大名以病乞徐四請不允踰二年乞移邢相是欲爲歸計矣四奏反加節再任再辭不聽乞納節再任

又不聽滿三年又乞納節移邢相至奏七上蓋實年高抱病俞音終闕又暮年再乞乃得相甲寅之秋遂乞致仕時年已六十七奏章歷陳疾病必非飾詞四奏訖不遂請乙卯再請二狀尤極懇迫卒不見報其殆薨于郡矣夫難進易退畏遠權勢者固君子之所優為然君方賴我如手足民方望我若父兄治功日向於成則雖視隆名重位如重牢桎梏夫亦安得遽去以遂其誠心哉王在仁宗英廟時蓋如此迨神考卽位踰年總覽權綱其大有為之志固已可見抗章累數十竟釋相位無遺恨矣永興秉鉞猶分重寄至於典鑰井門雖曰內隆禮遇外鎮邊陲然時移事變

揆王之心豈曰宜然守郡條而賦民攻必有非所願為者而徘徊隱忍年與病侵竭誠控告始得鄉郡二年之間引病休致尤欲避貪榮懲祥之嫌見守道厲節之懿雖不克伸世孰得而議之然道德之尊功業之盛上不得在朝廷以致君澤民下不得安田里以遂志養病後之人撫其遺蹟得不重嘆也哉昔東坡跋歐陽文忠公書曰士非進身之難乞身之難是固名言然戒後生之汲汲可也二傑名德冠絕一時時不我捨亦不卒大用王誦文忠之言曰時尚新奇而臣思守拙世方興功利而臣欲循常亦其心區區進退難易殆未足以議其方云左朝議大夫徽猷



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程瑀書

觀者不重勤也若昔東郊則則文忠公嘗曰士非勤良  
 以廷昏蒙只可不勤安田里以教志發諫翁之人無其數  
 幹世厥翁而精之然哉翁之尊也業之盈土不勤而勤或  
 疎朴廷次裕勤貪榮然之樂良守哉則前之益兼不京  
 而將所勤恐乎與疎受駭嬉對古故勤飛燕二羊之間何  
 楚王之心豈曰宜然守張翁而勤其心亦非也願為答



